

2003



荔浦文史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荔浦县委员会文史办编

编 审：吴本田
编 辑：萧 能 姚星富 莫 辛
封面提字：廖 辉
封面摄影：曾祥文
校 对：张协力

荔浦文史 第六辑

政协广西荔浦县文史办编
准印证：No92—10
荔浦县印刷厂印刷
一九九二年十月

编 者 按

广西著名烈士——陈伟，是广西荔浦县茶城乡古卜村人。中学毕业后，他同无数热血青年一样，卷入了革命的巨澜之中，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受了革命的考验。解放前夕，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与敌相遇，不幸被捕，他面对敌人的屠刀，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严守党的机密，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云南文山县城，时年二十六岁。

陈伟同志牺牲后，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牺牲时的悲壮情景，给文山人民以极大的振奋，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为弘扬烈士精神，教育后一代，近年来，我们收集到部份有关烈士的资料，同时也得到文山地、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与陈伟烈士一同工作、学习过的老同志、老朋友的多方协助，热情襄赞，惠书指导，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和珍贵的历史照片。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九二年十月

荔浦文史（第六辑）

目 录

- 忆陈伟同志 吴岱芝 (1)
屹立在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 忆陈伟同志 郭 仔 (7)
我所知道的陈伟同志 郭 汉 (12)
同陈伟同志最后的一次见面 施子健 (13)
陈伟同志被害目击记 何能信 (14)
陈伟简历 陈远谋 (16)
- 忆同窗好友 —— 陈伟 陈其益
杜寿书 (18)
- 浩气长存天地间 刘祖一收集 (21)
- 忆王文同志
- 读谭笑俗“忆王文同志”有感 徐启震 (22)
黄秀书赠书母校 周 弼 (24)
何承聪教授记略 黎祖荣 (25)

EAB7/17
江文良事略 韦天杰 (28)

梁昌和架“功德桥”记 丘义祥 (33)

周慰甫和他的油榨箍 杨昆修 (35)

记老拳师 - 邹三贵 玉文标 (37)

运输队长潘三娘 黄思行 (41)

四县巡察赵才乡 冯文科 (43)

周六“将军” 冯文科 (47)

神童、散官 黎祖荣 (48)

邓竹林传略 邓秉才 (54)

黄恩第戎马生涯 黄思行 (57)

爱国老人诗抄 张才俊 (59)

我记忆中的修仁民众教育馆 温新栋 (62)

我当成人教师的回忆 黄远扬 (63)

荔浦中学校歌两首 张显收集 (65)

第一架缝纫机进入修仁 黄思行 (67)

民国时期的修仁城区消防队 杜寿书 (68)

莫忠县长被逐出荔城闻 苏启经 (72)

“大夫第”及其主人兴衰记 张才俊 (73)

民国期间修仁各级仓库积谷概况 黎家驹 (78)

- 杜莫乡“维持会”组织前后 廖开化 (81)
民国卅年马岭抢米案真相 李凤山 (87)
民国时期的荔浦息讼会 韦学军 (89)
我与日军的一次接触 廖开化 (96)

黄丽堂部被歼鹧鸪坳

- 熊兰芳女获救出虎口 潘兆璋口述
廖开化整理 (99)
荔浦县“国大”代表选举前后 汪天金 (101)
修仁“国大”代表选举见闻 杜寿书 (104)
苏元春的诰封碑 莫家从 (108)
大关瀑布 冯文科 (111)
荔浦基督教的成立及活动 何维敏 (112)
赴台探亲记 韦重光 (117)
荔籍台胞杨茂坤思乡诗摘录 覃安平 (126)
一九五三年荔浦洪水灾情 韦孔金 (131)

忆陈伟同志

吴岱芝

1943年春，我到广西旧省府做园林技术员，专管省府里的园林工作。我和十几个工友，住在独秀峰脚花圃处。除了每星期书面汇报工作情况外，其余时间完全自主。夜晚我还去淮南俄文专修学校学俄文，这个学校简陋，课桌是长板做的，坐椅也是长条凳，没有座次，先来先坐。坐久了就成了定位。坐在我旁边的经常有四个青年，同来同往。问知，他们是汤福隆、黄道绪、唐毓瑾、陈高望（即陈伟），都是在广西合作金库工作。有一个晚上，月明如昼，下课放学时，出到校门外仍可辨识熟人，我和他们一块走，路上只剩下我们几个了，他们谈起话来，议论“西安事变”，他们都倾向抗日。我看准他们是爱国有正义感的青年，顺口问一句“你们住在那里？”他们答“就在这里——凤北路”，手指门口的门牌。他们的住地离我住的花圃很近。我告诉他们，我住在不远的后宫门省府花园里，说星期天有空请到我那里玩。

不几天后的一个星期日，他们四个一清早就到花圃里，走在花架旁赏花。我出房一看是他们，便领他们到我房前葡萄棚下坐，拿报纸给他们看，不一会就扯起话来，这个说他看的消息，那个说他看到的新闻，有的说苏联卫国战争的英雄。当时，我提了个意见：我们今早在此时间虽短，各人看到的新闻和消息凑起来就蛮多，是不是每个星期日我们都来这里玩，讲讲各人看到的新闻和消息，集思广益。大家觉得很有意思，于是都同意。以后每个星期日早上都来花圃聚会，有时星期六吃罢晚饭也不约而同地到我那里玩。

同我住在花圃里的陈学人先生，原来也是搞园林的，他的技术高明，颇得当时省府大官们的赏识，他不搞园林技术了，仍留在省府里做咨议。我就是他介绍进去的。他实际工作是在中国工业合作社桂林营业处任主任。他熟人多，大都是些民主人士，他从中得到很多进步的书报。我们每个星期聚会学习的报刊杂志，除了《广西日报》外，大多是陈学人先生提供的，如《新华日报》、《华商报》等。从学习中我们了解到苏联卫国战争及其卫国英雄，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了解中共的主张，中国八路军的英勇抗日的事实，了解“西安事变”的真象。我们都称赞周恩来的胆略，对延安、陕甘宁的大生产，各人都很高兴。陈伟同志看到这些时事都有一

个正义感，从而坚定了自己要走的路。特别是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丹娘》这两本书后，陈伟同志谈起来更是滔滔不绝，非常敬佩英雄人物的品质和行为。

大约是在 1943 年 5—6 月间，陈学人先生给我一本中共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我拿给大家学习，大家看过后，认为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提出翻印分出去。于是大家设法找来钢板、铁笔、腊纸，在他们机关里连夜偷偷地刻写起来，拿到我的住房准备油印。陈伟同志自动出街把纸买回来，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别管这个，钱，哪个出都是一样。油印完了后，各人放在旧杂志里送给自己的朋友，还有的用旧杂志皮包卷封好，到深夜分两组去投邮，寄给桂林和广西其他各地的学校。陈伟同志手脚快，一下子就把印刷品投出去了。回来，问他完成任务啦！他一笑，说这有什么。我们搞了这次秘密活动后，大家仿佛更亲近了，有如兄弟一般。但为了安全起见，大家提议改名字，汤福隆改为汤君博，黄道绪改为黄亦青，唐毓瑾改为唐春泯，陈高望改名为陈伟，平时排行称呼，他们称我为老大、陈伟年纪最小，称为老五。我们工余时就玩在一起，非常融洽，非常团结。

1944 年春，中国工业合作社在桂林主办培黎训练班，中国工业合作社大多是民主人士，我们五个人得陈学人

先生的介绍，考进了学习班。学习期间，每逢星期天早上，讲课的老师是张锡倡（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徐寅初、千家驹（民主同盟）。课程是国际形势，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听了这些课，我们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增加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陈伟同志更迫切要求进步。陈学人先生问我说：“你们（指我们五个人）有人愿去工合营业处工作吗？”我在学习时间征求他们的意见，有的同志问：“去做什么工作？”陈伟同志应声而起说：“不管做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去。”后来没过多久，他就去工合桂林营业处工作了。到工合营业处上班后，陈学人先生让他做出纳管钱。他的帐目一丝不苟，从不乱花工合营业处一分钱，很多事自己做，有人买货他做售货员，物资进出自已搬运，有时还做炊事员，尽量节约开支，是个不排名的管家。

1944年10月，日寇进逼广西，国民党广西省府机关正要偏安百色，桂林市民也正在开始疏散，我们几个人每当聚会也都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办？到哪里去？陈伟同志说：“我家在荔浦，离此地很近，我回家乡组织青年打游击。”唐春岷同志也说回家乡，准备打游击。汤、黄两个同志家在桂南离桂林远，无法回家，决定跟民主人士、跟工合

营业处走。我原来被派押运省府物资迁百色，我考虑不能跟他们走。但自己妻女怎么办？陈伟同志说：“我护送她们回你家，怎样？”就这样决定。于是我托病不去押运，决定跟工合营业处走。准备在敌后打游击。

几天后，陈伟同志就护送我的妻女抢上火车。车到宜山，他把我的妻女送到我的亲戚家后，马上又回桂林，筹组疏散工合营业处。他四处活动，找到一只破船，买下修理。我们和营业处职工负责搬运营业处物资，安排民主人士张锡倡、千家驹、徐寅初、莫迺群等和他们家属的铺位。雇请几个船工，大约十月下旬就乘船离开桂林，沿途都是陈伟同志的操劳。船行了三四天，才安全抵达昭平。到了昭平，直至安排好工合营业处和为民主人士找定住处后，陈伟同志才离开我们回他的家乡荔浦。

1945年日本投降，广西省府民政厅长陈良佐，要陈学人先生到宾阳县任县长，陈学人先生马上写信要陈伟同志一道去工作。陈伟到宾阳后，被安排管钱当县府出纳，抓大印。1946年2月上旬，我和陈伟同志也取得了联系，他写信告诉我，说陈学人先生也想要我去宾阳政府工作。

1946年2月中旬，我到了宾阳县政府，陈学人先生见了我，介绍了他到宾阳县的情况，他们吸收了很多进步青年

在县里工作。县政府秘书罗泛约、政务指导李兴安、梁丕昌、干校教育长磨金星、干事韦振明、莫展之，黎塘中学梁延昌等。原和我们在桂林的汤君博、黄亦青也都在那里。陈学人先生问我搞什么工作好？我的意见还是到农村去，这样他就叫我做政务指导员。

陈学人先生到宾阳做县长，除经常接近县的上层人物、开明士绅外，与宾阳、上林县中共地下党亦有联系，但他总是让陈伟同志出面接待。宾阳县府由于有很多进步青年，有共同语言，学习空气很浓。陈伟同志学习积极，工作踏实、稳重多了。我到宾阳仅几个月时间，就被国民党宾阳县党部所注意，为此，1946年6月，我离开宾阳转回桂林到师范教书了。1947年只闻宾阳、横县地不党领导了反三征暴动。但不知详情。后来，又听说陈伟同志被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接受为中共党员并被派往黔桂滇边境地区工作。



屹立在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忆陈伟同志

郭 仔

今年十月×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优秀共产党员、交通联络员陈伟同志在云南省文山县城英勇就义四十三周年。陈伟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对敌人无比仇恨的种种表现，依然历历在目，久久地留在我的心中。

陈伟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十九岁时参加革命。曾做过粤桂纵队驻越南后方留守处行政负责人、滇桂黔边区纵队供给处干部、交通联络员等工作。不管党分配做什么工作，他都积极认真去完成；他爱学习，作风艰苦朴实，不怕苦不怕累，严格要求自己；对同志热情诚恳，乐于助人，凡接触过他或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无不夸他是个好同志。

我最初认识陈伟同志，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当时，在粤桂边纵队领导的关怀下，我们一家老小跟随部队从越南安平镇向广西平孟镇转移，陈伟同志亲自帮我们家挑着沉甸甸的一担行李，走了几天路，直到靠近平孟镇的一个叫康村的村庄。

陈伟同志助人为乐的精神和作风是一贯的，当时他是个相当于营级的干部，但毫无架子，不管份内外的事，只要他能做的，都热心去做。一九四七年冬季从越南安平镇到广西，一九四八年夏季从广西到越南河阳的行军途中，陈伟同志常和伤病员、孕妇、小孩及年老体弱的部队家属走在一起，我就亲眼看见他帮助炊事员挑菜、挑锅，还为病号抬担架。当时，游击队经济困难，许多同志都没鞋子穿，烈日当空，赤脚踩在碎石上，肩上又压着重担，其滋味可想而知。当时我还不满十二岁。有一天，走的路比较远，我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休息。陈伟同志看见了，把他带的冷饭分给我吃。有时过河，河水稍深，陈伟同志就背我们小同志过河。

陈伟同志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他都非常乐观。在行军途中休息时，同志们常拉他唱歌，每次他都愉快的满足大家的要求，唱了一支，又唱一支。有时边

走路还边唱歌，除了自己唱还教别人唱。他就教我唱过《保卫黄河》、《边区好地方》、《兄妹开荒》等歌曲。还教我识简谱。

一九四八年夏季，粤桂纵队主力从广西转移到中越边境某地整训，以后与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会师，成立滇桂黔边区纵队，陈伟同志任“边纵”交通联络员。

一九四九年夏季，我百万雄师已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上海等地。但盘踞在滇东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还作垂死挣扎。七月底，他们集中兵力向我游击根据地疯狂扫荡，陈伟同志在麻栗坡县大坝乡一带寻找部队时，在一个转弯的地方，突然与敌人相遇。他当即掏出背着的驳壳枪向敌人射击，可惜子弹哑火不响，被敌人生俘。敌人把他带到西畴县老街临时指挥所审问。可是问什么陈伟都不作答。不久，敌人又把他押到文山审讯。敌人对陈伟施行了各种法西斯酷刑，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却动摇不了他对人民解放事业必定胜利的信念。敌人摧残了他健壮的身躯，却摧毁不了他钢铁般的革命意志。敌人从陈伟口中，得不到半句想所得的话。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文山县城即将解放。盘踞文山县城的国民党军161师逃离文山

前夕，在开广中学广场（今文化宫灯光球场）召开所谓的公审会。心虚的敌人不敢把陈伟押到会场，而把他押在会场附近的东城门洞内。参加会的，只有敌人带来的部队及强令来的一些中学生，不过二百来人。在要枪杀陈伟之前，敌人拿东西给陈伟吃，陈伟坚决不吃，而群众端米线给陈伟吃，他吃了，爱憎何等分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陈伟镇定自若，还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并向围观的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陈伟以慷慨激昂的歌声和演说，深深地打动了群众，惊吓了敌人。敌人的“公审会”没开多久只得草草收场，把陈伟枪杀于东城门外菜地。

当时在场的人们看到：在陈伟的脸上，呈现出刚毅和勇敢的神色，长期未能刮剃的胡子，与又长又浓又黑的头发几乎连在一起，犹如一头雄狮。在绑赴刑场的途中，陈伟昂着头、挺着胸，高唱着“共产主义的世界一定要实现”的《国际歌》，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

陈伟同志英勇就义的场面，给文山人民极为深刻 的 教育。一九五〇年一月七日，文山县城一解放，许多人就把目睹陈伟同志壮烈牺牲的情况告诉游击队。多年来，陈伟同志英

勇就义的情景，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流传着。陈伟同志的高贵革命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本文作者：粤桂边纵队时曾任陈伟的通讯员，解放后在文山县人民政府、县委、文山州委工作，现已离休。）

